

## 第二十二章 現金是王

五月下旬，在春寒徹底褪去，悶熱潮濕的黃梅季節還沒有到來之前，公共租界裡的人們享受著江南春暖花開的氣候。樹上的新芽長成濃密的碧綠，綻開的桃花，李花，茉莉花將芬芳融入空氣，仿佛在優雅地提醒世界，不要錯過時機，盡情欣賞大自然的美妙。

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裡，高易原先的臥室已改建成他的專用辦公室。牆上除了挂著從會議室牆上移來的各種文憑和執照的鑲金邊玻璃鏡框外，四壁上還有兼收並蓄格調的油畫藏品：蘇格蘭山地風貌，東非叢林的局部描寫，藍天下的克實米爾高原，阿拉伯人騎駱駝的肖像。

紅木的獅腳雕花大辦公桌幾乎佔據了辦公室三分之一的面積，高易坐在辦公桌后有單套的高背扶手椅裡，在總文案容嘉樹還沒有敲門進來報告自己一天的安排前，抓緊時間，閱讀工部局發給西人租地人會議的土地人口年度報導。

和轉暖的氣候相反，公共租界裡的人口和土地行情，仍在嚴寒之中。這是高易夫婦在英國結婚后回到上海的第二年春末，租界的華人人口已從1862年最高峰時的70幾萬，減少到本年（1866年）的不足9萬；租界裡的地價也從1862年最高峰時每畝平均11000兩銀子，跌落到平均每畝1200兩銀子。對於想購買土地的人來說，這是買家的黃金季節，高易就是在這個時候聽從艾瑪的建議，購入一塊座落在原名花園弄路，去年改名為南京路的轉角處的地皮，從此成為租地人會議的成員。對於需要出售土地的人來講，這是賣家的災難時代，高易擔任董事會成員的大英自來火房，就是其中一例。

過去幾年，大英自來火房接受迫切希望盡快得到煤氣供應的地產主人捐獻的土地，然後，將這些土地抵押給銀行，取得貸款，作為承擔安裝工程的費用，等到工程結束時，

再將土地出售，不僅還清貸款，還有豐富盈餘。但是這個模式在地價下掉時就行不通了，為了保障工程費用有著落，大英自來火房規定地產主人必須繳付足夠的現金后，才能開工。可是，對於從以前的工程裡累積起來的那些土地，如何把它們套現，化作自來火房需要的資金，卻變成一道難題。

兩天前，在大英自來火房董事會上，其他董事們一致推薦由高易尋找合適的買主，盡快將累積的土地統統清倉，以免進一步蒙受地價下跌的損失。

"諸位，我不是地產中介，您們確定由我去找買主嗎？"高易問董事會的同僚們。

"喬治，您認識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認識您。所以，您比中介更合適。"董事長史密斯不容高易推辭，"您會替大英自來火房找到厚道的買主。"

高易望著頂發稀疏，耳邊長著濃密卷毛，臉膛黑黝黝的董事長，覺得董事長話裡有話。"怎樣的買主才是厚道的買主？"

篤篤敲門聲打斷了高易為自來火房找土地買主的思緒。

"請進。"

手握紙卷的容嘉樹開門進來，然后把門輕輕關上。

"今天我有什麼安排，總文案？"高易問。

"上午，完成鎮江船運公司的年度關稅審計報告，這裡是所有的卷宗，"容嘉樹將手裡的紙卷放在高易面前的辦公桌上，"下午一點，去領事館土地股替大清江南制造局辦理高倉廟土地挂名道契。下午三點，出席工部局有關挖開路面鋪設管道頒發許可証的公眾聽証會。"

"太棒了，又是馬不停蹄的一天。總文案，請坐。我有一件事想聽聽你的意見。"

容嘉樹畢恭畢敬地在辦公桌前坐下，身材清瘦的他，隻佔據碩大皮圈椅的一半。在和洋人打交道的律師事務所裡上班三年多的總文案，依然長袍布靴，一身華人打扮，隻有撩起他的長袍，才能看到他穿著洋紗襪，而不是土布襪。

"高大人，請吩咐。"

"大英自來火房要清倉積壓的土地，委托我尋找厚道的買主，你有沒有合適人選？"

"請高大人明示厚道的含義。"

"按照董事長史密斯先生的原話：厚道的買主，就是現在不趁人之危拼命殺價，將來不奇貨可居拼命抬價，如果將來同一塊土地又被大英自來火房看中要鋪設新的管道。"

"高大人覺得鎮江船運公司合適嗎？"

"景八爺是一個既出手大方，又精明透頂的人。如果把土地賣給他，估計他現在不會殺價，可是將來若要征用他的土地，他是會漫天要價的。"

"伯頓醫生呢？"

"醫生確實是個厚道人，可惜他現在香港救治流行熱病，一時間不能回上海。"

"大清江南制造局呢？他們出手很大方。"

"當然，在租界裡出手最大方的就是他們。大清江南制造局有曾國藩，李鴻章這兩個聰明的中國人撐腰，資金由江海關赫德大人按關稅盈餘的十分之一撥給，選在租界開廠，就是為了就近取得西人的技術。可惜，江南制造局裡官氣太重，辦事效率低得可憐，什麼事情都要上報朝廷批准，高倉廟的那塊土地花了一年時間，到今天下午我才得到授權去辦掛名道契。這樣的拖延，大英自來火房等不起。"

接下來，容嘉樹又將有利銀行買辦馮明珊，寶順洋行總買辦徐潤，南潯四大絲商劉張龐顧等一些曾經委托高易律師事務所辦過掛名道契的華人富商一一舉出，和高易討論，結果不是覺得對方手面太緊，就是胃口太大，無一附合"厚道買主"的標準。

"算了，今天就討論到此為止，"高易翻開桌上的紙卷，"我還要完成審核鎮江船運公司的關稅報告。喔，誰在外面，笑聲這麼大？"

一陣非同尋常的笑聲從走廊傳來。總文案站起來，打開門，笑聲變得更大。

"高大人，有人給您送禮來了，"男跟班的臉探入門框，五官上掛著尚未收斂的笑容。

"是誰？送什麼禮？" 高易驚奇地問。

"是我，高大人，您好！"

"維多利亞華洋食品行" 的大班阿南雙手捧著一個小木箱，滿臉笑容，跨進門來。事後，高易得知，初次登門的阿南賞給男跟班一個5銀元的紅包見面禮，引得男跟班笑得合不攏嘴。

"高大人，勝仔做的愛爾蘭香腸昨天出貨了。今天早晨，我去貴府送香腸，嬾嬾拉妮告訴我，高大人公事忙，平時不回家吃午飯，甚至晚飯。所以，我再送一箱到寫字間來，請這位跟班大哥做飯時給大人加菜。"

"太感謝了，" 高易站了起來，同阿南握手，無意間觸到了馬來亞人手上巨大的紅寶石戒指。

"高大人，我這就告退，不打擾您辦公。"

"不，您請坐，我剛好有事跟您商量。給阿南先生上茶。"

男跟班捧著小木箱和總文案退了出去。阿南坐下，他肥大的身軀塞滿了整個皮圈椅，挂在他身上林林種種的金銀首飾，在他扭動身子的時候，和皮圈椅擦出吱吱的聲響。他一臉好奇地望著高易：這位租界上的名律師，跟我這個操辦伙食的粗人，有什麼事好商量呢？難道律師事務所小小的廚房也要包給我進貨？

"阿南先生，食品行裡生意怎樣？"

"好的不得了。最近又攬上旗昌洋行長江船的伙食供應。"

"除了船上的生意，有沒有做些其他生意的打算？"

"有。下一步是爭取江南制造局廚房的進貨。江南制造局給工人的薪水是外面的4倍！攬大錢的花大錢，每天幾百號人吃飯，是筆大生意。"

"我的意思是有沒有想做些跟吃食關聯不大的生意？"

"高大人，您能不能提個醒？"

"投資房地產，有興趣嗎？"

"高大人，您是這三天裡第二個向我提起投資房地產的人。"

"喔，能不能告訴我，第一個人是誰？"

"寶順洋行顛地大班。"

"是顛地大班要賣地產給你？"

"高大人，這件事情，顛地大班關照我不要外傳，但是，高大人您是我們食品行的大恩人，沒有當年高大人的撮合，哪有食品行的今天？這件事我就透給高大人。"

"不管你要說什麼，我都會替你保密。"

"謝謝高大人。事情是這樣的，三天前，我去寶順洋行結賬。平時，都是襄理山多士先生看完賬單后，付錢給我的。可是，這次不同，茶房告訴我顛地大班要親自跟我結賬，把我帶入大班的辦公室。我的天哪，我從來沒見過那麼漂亮的辦公室，桌子，椅子，沙發，還有茶幾的腳都是包真金的，牆上的掛毯鑲著小鑽石，閃閃發光，還有裝咖啡的水壺蓋子頂上嵌著藍寶石。。。"

這時，男跟班端著茶水進來，阿南見風使舵的說："啊，這把銀水壺很講究。看上去比藍寶石更值錢。"

"好眼力，這套水壺是波斯貨。后來呢？"高易覺得阿南的健談近乎啰嗦，希望阿南能快點切入正題。

"我本來以為顛地大班親自結賬，是要挑我賬單上的毛病，其實這種擔心是多余的。顛地大班很爽氣地把錢付給我。然后，問我有沒有興趣投資地產？高大人，您是知道的，在食品行裡，我管理財務，艾倫管理工程。食品行的生意越做越大，艾倫跟我提過需要購買地皮營造更大的倉庫和更多的工場。所以，顛地大班的建議，既正中我的下懷，又叫我不明白，為什麼財大氣粗的寶順洋行，要在地價下跌的時候，出賣地產呢？我更不明白，為什麼租界的頭牌洋行，會看中我們食品行這樣的粗人作買主？不過，我所有的疑惑，都

被顛地大班提出的出售條件像遇到台風一樣吹散了。“

"怎樣的出售條件？”

"先拿土地，現在不用付錢！“

"什麼時候付錢？”

"一年以後。現在隻要和寶順洋行簽一張貸款協議，名意上由寶順洋行貸一筆款子給食品行買下地皮，一年以後，食品行以歸還貸款的形式，將本來應該現在就付的款子劃給寶順洋行，另加6厘利息。”

"也就是說食品行現在可以白白得到一塊地皮。“

"事情就是這樣！”

"我能問一下多大的一塊地皮嗎？我隻是想瞭解一下行情。”

"土地在虹口，共有七畝，每畝1250兩銀子，總計8750兩。食品行的資金回報率是百分之三十，8750兩銀子的資金，推遲一年付款，就會生出2625兩銀子的利潤，扣去6厘利息的525兩，食品行淨得2100兩銀子。高大人，您想想，這麼好的一筆買賣，好比買賽馬票中獎，我能拒絕嗎？“

"恭喜你交上好運，阿南先生。我猜想顛地大班這樣做，是看准了維多利亞食品行的經濟能力和信用，一年以後連本帶利付錢，沒有問題。所以，食品行還有沒有投資其他地產的興趣呢？“

"高大人，您知道我們是做吃食的，不是炒地皮的。寶順的這塊地皮足夠艾倫造庫房工場。8750兩銀子明年終歸是要付給顛地大班的，扣去這筆錢，食品行就沒有多余資金了。謝謝高大人看得起，要介紹地產生意給我們。我可以告辭了嗎？希望高大人會喜歡勝仔的愛爾蘭香腸。配上啤酒，滋味更棒。”

"一定會喜歡的。“高易握手送別江海關前主廚的時候，心裡暗暗為大英自來火房惋惜失去一位潛在的”厚道買主“。

如果，高易希望在當天午餐時就能美美地品嚐勝仔的香腸，這個願望注定是不能得償的。阿南走后，高易審核完鎮江船運公司的關稅報告，已到午餐時間，正要在刀叉杯盤羅列的廚房長桌邊上坐下，和容嘉樹一起享用被男跟班的太太煎得熱氣騰騰，油泡吱響的愛爾蘭香腸，卻聽到有人在急切地拉響大門的鐵鈴。大門在午休時間是鎖上的，誰在午休時間突然來訪？

高易望著玻璃杯裡涌起雪白泡沫的啤酒，朝男跟班使了一個去開門的眼色。

"高大人，顛地大班來訪，現在會議室等您。"男跟班去而復返，報告東家。

"總文案，你先用，"高易拉下圍在脖子上的亞麻布餐巾，起身離開廚房。男跟班的太太望著律師的背影，連連搖頭：洋東家太辛苦了，連午飯都吃不安穩。

會議室裡，顛地臉上沒有招牌式的微笑酒窩，沒經邀請，自己動手打開橡木會議桌上的煙盒，取出呂宋雪茄。

高易給顛地點燃呂宋雪茄。這時，他發覺這位寶順洋行的大班最近蒼老了许多，鬢角出現白發，明亮的藍眼睛周圍增添了黑黑的皺紋，魁梧的身材顯得不那麼腰板挺拔。

"喬治，我馬上要跟你談的事情，除非得到我的許可，你在任何情況下向任何人都不要泄露，如果你不能給我這個承諾，那麼我繼續講下去就不合適了。"顛地字斟句酌地擠出聲。然後，抬起頭，眼神企盼地望著律師。

高易心裡暗暗一怔，怎麼半天裡出現兩個人這麼神秘地要自己保密？

"大班，不管您要說什麼，我都會替您保密。"

顛地身子靠向皮背椅，緩緩呼出一口煙，開始講述他希望律師嚴格保密的事態。

自從兩年前，因為電報出錯，導致顛地誤判利物浦棉花期貨的走向，使寶順洋行領頭的財團被套牢50萬英鎊現金后，棉花期貨的價格跟美國南北戰爭中一敗涂地的南軍一樣，沒有出現任何反彈，等到塵埃落定時，50萬英鎊只剩下5萬英鎊。這樣的收場，給寶順洋行帶來了不可逆轉的傷害。雪上加霜的是，租界人口和地價的滑落，使顛地想按照高

易建議的計劃，從洋行的資產裡盡量盡快地抽出現金，準備萬一面臨破產，將來可以東山再起的努力，遭遇到預想不到的困難。由於地價的滑落，使得拿地產押給銀行取得貸款的金額越來越少；由於地價的滑落，原本洽談的地產交易，要麼被殺價成交，要麼買主中途變卦，取消交易。

為了擺脫這種資產呆滯現金周轉不靈的局面，兩個月前，顛地不得不放下自尊，去香港向家族成員求救，好比拿著水桶去找救火的水，結果，提著半空半滿的水桶回來。那半空的水桶是家族中沒有人願意提供現金的援助，那半滿的水桶是精明的家族成員替他想出了一個招攬買主，最大化地按現在的市價，將地產化為現金的手段。這個手段的前半部，就是今天上午阿南告訴高易的那套先買地后付款的安排；這個手段的后半部，以阿南的交易為例，就是顛地拿著名義上借錢給阿南的貸款書，作為阿南欠寶順洋行的欠款證明，通過麗如銀行擔保，轉賣給倫敦的沃倫格尼銀行。對於一年以後到期的欠款，沃倫格尼銀行通常按九五折收購，而寶順銀行貸款上的年利息為6厘，所以寶順洋行從沃倫格尼銀行得到的現金，比現在直接向阿南收款還要多得到將近1厘。

這樣的一種巧奪天工的交易設計，確實使顛地招攬到“香港餅家”，“米勒酒店”，“維多利亞食品行”等一些既有購買地產的實際需要，又對現金目前更好運用，所以很珍惜現在不用付款的買家。昨天，顛地將積累起來的好幾筆這樣的欠款書，帶到麗如銀行，請裡德律師開具給沃倫格尼銀行的擔保書，由郵船帶往香港。

“上海沒有電報，真是不方便，”裡德伸出細長的手指，接過顛地從西裝上衣內袋掏出的整疊欠款書，”請大班稍候，來點威士忌。我現在就辦理擔保書。大班，您真了不起，地產市面這麼蕭條，短時間能簽下這麼多交易。 “

在顛地眼裡，裡德律師是具有不相協調的性情的混合體，善於模仿而欠缺創意，隨機應變但抓不到重點，語氣溫暖卻無真情，貌似一板一眼其實毫無原則。像開具擔保書這類的事情，有現成的章法可套，完全可以讓底下的職員去辦。他卻要親自動手，無非是想

給顛地一個辦事認真的印象。跟這樣的人打交道，自己心裡一定要有主見，不然很容易偏離既定的規道。

顛地一邊品著裡德斟來的威士忌，一邊瞧著裡德一會兒坐下從辦公桌各個抽屜裡抽出各種卷宗，一會兒站起來向不同的檔案櫃裡查閱卡片，為開具擔保書忙碌。陽光透過被攀越的常青藤部分遮住的百頁窗，射在牆上的照片上，窗外常青藤在春風裡搖晃，斑駁的光線像活了一般，在照片上的香港賽馬場裡跳動，吸引顛地的視線和思緒。此時此刻，堂兄們正在香港和沙遜家族的老二伊利亞斯爭奪匯豐銀行的董事會主導權嗎？或是正在籌劃如何在下一場香港賽馬中擊敗儀和洋行？還是忙於競選香港立法局首屆非官守議員？顯赫的堂兄們不願意伸出手來用現金幫助上海的寶順洋行是令人失望的，也是合乎情理的。上海寶順洋行面臨的現金窟窿，是自己投機棉花期貨失手造成，理應由自己承擔。反過來講，如果投機棉花期貨得手，巨大的利潤不是全歸自己的嗎？家族歸家族，生意歸生意，顛地家族在金錢上從來不感情用事，所以才能在遠東建立起諾大的商業帝國。堂兄們給自己設計的這套先賣地后收錢的招數，到目前為止，很管用，和高易建議的寶順洋行東山再起的計劃互補互成。但是，一想到破產，那怕是策略性的破產，大班的心頭就像灌鉛一樣沉重。破產意味著什麼？意味著辦公室裡那些包真金的傢俱送往拍賣場上去拍賣，意味著將外灘14號那幢漂亮的總部大樓拱手讓人，意味著洋行把遠東最大的貨運快艇“水妖號”賤賣給洋行的運輸競爭對手，意味著自己從工部局董事會總董的位置上尷尬地下台。種種不體面的場景，隻有依靠現金重新周轉，才能避免。現金真是王！

顛地品完兩杯酒後，正在納悶怎麼擔保書還沒有辦好，卻終於看到裡德整了整華麗的西裝，站了起來。

"輪到需要我簽字了嗎？" 顛地放下酒杯問。

"不需要。"

"為什麼？"

"對不起，大班，您今天拿來的5筆地產，都已經抵押給本行。沒有本行的同意，貴洋行無權出售這些地產。所以，不能再擔保新的欠款。"

"你確定沒有搞錯?! "

"千准萬確，請看這些憑証。" 裡德將收集起來的抵押副本遞給顛地。

窗外，五月的陽光異常艷麗。顛地雙目閱覽條文清楚的銀行副本，卻像遭受雷擊一般，墜入漆黑的風暴之中。

"日期全是兩個月前的!" 顛地吼叫起來，"兩個月前，我人在香港，怎麼可能來貴行辦理這些抵押!"

"是貴行襄理山多士先生來辦理這些抵押的。"

"胡說，山多士無權簽署這個數目的交易。"

"請問大班，貴行授予襄理可簽署的數目是多少?"

"1萬兩銀子以下。"

"大班，這5筆地產，每一筆的金額都不到1萬兩銀子。我向您起誓，本行在與貴行的一切交易中，文件手續查驗是可靠的。"

"別說了，" 顛地握拳狠擊一下椅臂，"我去香港前，這些地產每筆都值1萬銀子上。所以，我沒有改動授予襄理簽署的數目。真沒有想到，地價掉得這麼快，讓山多士鑽了空子!"

"您回貴行跟山多士先生核對一下，這或許是一場誤會。"

"山多士已經在兩個禮拜前辭職離開上海了!。。。威士忌。"

顛地大口飲下裡德遞上的第三杯琥珀色的威士忌，彷彿在風暴中站穩了身子。

"裡德律師，我要求你把所有寶順洋行抵押給貴銀行的土地列出一份清單，現在立刻給我。另外，今天發生在這間屋裡的事情，必須嚴格保密。"

"是的，必須嚴格保密，" 高易在會議室裡聽完顛地的敘述，給后者又點燃一支呂宋

雪茄。聽到”山多士“這個名字，高易心裡打了一個哆嗦。山多士就是那個寶順洋行裡對東家的財產有著超乎尋常興趣的葡萄牙籍高級職員，但他也是高易的顧客，出於職業道德，高易從來不能直接警告顛地提防山多士，這就是做律師的悲哀。

“根據麗如銀行列出的清單，山多士在我去香港期間，一共抵押掉9筆寶順洋行的地產，”顛地狠狠地說。“得到的押款全部沒有進入寶順洋行的賬戶。所以，用膝蓋想也知道，山多士卷款潛逃了。喬治，我能追回這筆錢嗎？這個家伙，在我最需要現金的時候，卷走現金，真是可惡。”

“就表面看，很難追回您的錢財。顯然，您不能公開通緝山多士。“高易頓了一下，以更為小心的語調接著說，”除非我們能找到一個方式避免讓事件公開化，這個方面，我目前不能給您任何承諾。”

“不用承諾，隻要嘗試。我隻要求您盡力而為。“顛地的語調從憤怒轉為悲哀，”事情一旦公開，寶順現金周轉不靈的困境就會傳遍租界，寶順會因此提前破產。所以，目前來看，您有沒有頭緒秘密找到山多士？“

“我會立刻，不，明天，因為今天余下的時間我的日程已經排滿。我明天去找去年接替拉姆斯博頓的巡捕房新任督察長查理斯潘復。查理斯是皇家海軍出身，在香港，澳門，加爾各打，錫蘭，甚至好望角，都有私人朋友，我可以托他通過朋友關係，在各處英屬港口私下尋找山多士。我還要聯絡從前的部下，江海關巡邏船‘普雷多號’船長戴維森，請他查閱兩個禮拜內外所有離開上海的西人名單。最后，我要請教儀和遠洋輪‘非凡號’的沃爾夫船長，他曾經幫助和長毛有來往的教會大學者王韜，躲過清廷追捕，偷渡去香港，所以知道亡命海外的藏身渠道。這三個人中，隻要有一個發現任何線索，對找到山多士就會有幫助。這三個人中，任何一個的舉動被外界得知，都是無法和寶順洋行的財務狀況聯想起來的。”

“喬治，每次到這裡來，我都找到希望。”顛地的臉上出現久違的酒窩。

"我的擔憂是不會很快有結果，如果事情拖上半年一載呢？"

"喬治，您擔心這個現金窟窿無法及時補上，寶順會撐不下去？"

"9筆地產的抵押款不會是小數目吧？"

"總共8萬兩銀子。這個數字，放在兩年前，實在算不上一回事，但是，現在寶順的現金非常緊迫，不認真處理，這個數字確實會成為壓垮駱駝的稻草。既然大律師這麼關心，我願意分享我是怎麼安排在短期內補上這個窟窿的。"

於是，顛地把話題拉回到昨天裡德的辦公室。

從發現山多士偷盜行為的最初震驚中醒過神來的顛地，第一個念頭就是如何補上這個現金窟窿。

"裡德，我要回洋行整理地產，明天我再帶新的地產道契來抵押給貴行，那些新的地產保證既沒出售，也沒有抵押過，你要做好準備。"

"謝謝大班預先關照。不過，因為上海的地價一跌再跌，本行董事會已決定，停止直接做地產抵押業務，實在很抱歉。"裡德的藍眼睛，安在南亞人一般的黝黑膚色上，一眨不眨地盯著顛地。

"活見鬼，剛才我讓你辦擔保書的時候，你怎麼沒有提到貴行的這個決定？"

"擔保書是由沃倫格尼銀行發款，而不是本行發款，所以和本行不做地產抵押的決定沒有衝突。"

"不，你必須幫助寶順！"顛地把酒杯狠狠地摔碎在地上，"貴銀行已經貸給寶順這麼多錢，如果寶順垮了，貴銀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這個道理，你懂嗎？"

"我懂。從炒利物浦棉花期貨的那天開始，麗如就跟寶順綁在一起了。但是麗如董事會的決定，我不能違反，真是很抱歉。"

"如果地皮抵押不行，那麼生絲呢？茶葉呢？寶順的倉庫裡上好的生絲，茶葉，堆成山，都可以拿來抵押，對嗎？必要的時候，寶順的‘水妖號’快艇我都準備拿來抵押，這樣總

可以了吧？“

“大班，您別激動，別激動，建議您再來一杯威士忌。”

“不。我在等著你的回答。”

“既然寶順洋行願意抵押生絲，茶葉，快艇，我想總是有辦法換成現金的。大班，您讓我想一想。”

“我在等著你的回答。”

“有了，”裡德用左手的中指和姆指打了一個響，”套用貴行賣地皮不付款的方法，把貴行的生絲，茶葉，快艇名義上抵押給本行，作為交換，本行保證一年后付給寶順抵押款，然後，貴行把這份一年后到期的抵押款，現在按九五折賣給沃倫格尼銀行，這樣不就套現了嗎？”

“一年以后呢？”

“一年以后，貴行有能力的話，按抵押款原價加6厘利息，向本行贖回抵押品。沒有能力的話，本行將抵押品賣掉，支付貴行轉給沃倫格尼銀行的抵押款。當然，生絲，茶葉，飛艇，一年裡的折舊要估算在抵押款裡，我想您是不會介意的。”

“為什麼麗如銀行不直接接受生絲，茶葉，飛艇作抵押，貸款給寶順，而要繞道沃倫格尼銀行？”

“跟寶順一樣，麗如銀行目前要抓緊現金。大班，您認為我的辦法能幫到寶順嗎？”

“裡德律師，你能把你的辦法再講一遍嗎？我必須搞清楚每一個細節，才能決定要不要採用你的方法。”

於是，麗如銀行董事會成員的裡德律師，又將模仿寶順洋行先賣地后付款的方法，改裝成先抵押后付款的方法，由沃倫格尼銀行支付眼前的款項，原原本本敘述一遍。

“明天我就把生絲，茶葉，飛艇的文件拿來辦理抵押。”顛地終於信服裡德的模仿是幫到寶順洋行的好辦法。

"喬治，您覺得呢？" 顛地問聽完又一次倒敘的高易。

"我覺得這個繞道抵押是個行得通的辦法。不過，我為貴行將‘水妖號’抵押出去很惋惜。"

"總比將外灘14號洋行總部抵押出去體面。喬治，追尋山多士的事有勞了。謝謝您的雪茄。我現在必須去麗如銀行辦理繞道抵押，哼，一個多麼希奇的名字。"

高易去領事館土地股的路上，在一駕馬車裡匆匆吞下三明治的時候，顛地被戴著白手套和黑白條紋領結的孟買門房，經由供貴賓使用的樓梯走道，來到裡德的辦公室。這是他兩天裡，第二次來到這個地方。

"裡德，文件都在這裡，" 顛地從孟買門房手裡接過擦得錚亮的鱷魚皮包，放在裡德的辦公桌上，"我們開始吧。"

"大班，您有沒有看過今天郵船送來的報刊？"

"沒有。從昨天下午到今天中午，我都在整理這堆文件。"

裡德將一份最新到達的“倫敦郵報”遞到顛地眼前，他的細長食指指著一行剛用紅筆標出的字樣：

"倫敦消息：沃倫格尼銀行因放款過多，周轉不靈，於5月10日宣告破產，虧欠金額估計達12000000英鎊。。。"